



▲电影《长津湖》剧照

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入朝后的第一仗

这支曾夜宿南京路的部队，后来奔赴长津湖战场

周明

在长津湖战场的最南端，志愿军第九兵团20军60师178团和179团伏击了前去增援下碣隅里的德赫斯代尔支队，这支约1000人、拥有29辆坦克的精锐部队最终只有400人到达下碣隅里，有237人成为了志愿军的俘虏，是长津湖战役中俘虏美军最多的一次战斗。

很少有人知道，178团的一营，是一支与上海有深厚渊源的部队。1949年5月解放上海时，从当时的营长翟俊、副营长郑梦治、副教导员鞠陶到连排级干部，有四分之三是上海人。全营700名战士，也有三分之二是上海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尽管部队番号几经改变，但他们在战场上建立的不朽功绩，人民不会忘记。

——编者



▲解放上海时陆仁生拍摄的照片《夜宿街头》

1950年9月，20军第60师（辖178、179、180团）就由上海北郊乘火车秘密开赴山东邹县，做赴朝作战的前期准备。

图为电影《长津湖》剧照

▼向敌人发起冲锋的志愿军战士（资料照片）



血战长津湖，他们用血肉之躯阻挡坦克大炮

1950年10月，20军随九兵团一起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11月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首战就是长津湖。解放上海时的营长翟俊，时任60师178团副参谋长，据他回忆：在1950年9月，20军第60师（辖178、179、180团）就由上海北郊乘火车秘密开赴山东邹县，做赴朝作战的前期准备。11月初，部队原准备乘车到东北换装，可是军列刚到沈阳，即传来朝鲜战争形势加剧紧张的消息。兵团司令部传来紧急命令：“20军立即入朝参战。”于是部队不下火车，直接开到了中朝边境地区吉林通化。

20军在长津湖战役中主要任务是进攻下碣隅里，为了确保攻占下碣隅里，20军还同时对下碣隅里北面的德洞山口和南面的古土里发起攻击。60师担负的就是进攻古土里，以及截断古土里到下碣隅里之间的联系。其中178团和179团主要对手是从古土里驰援下碣隅里的德赫斯代尔支队。这也是战役开始时，志愿军九兵团攻击位置最南面的部队，这也意味着60师是在整个九兵团攻击线的最前端。

下碣隅里，位于长津湖以南，长津湖地区唯一一条公路从这个不大的小镇里经过，并分出向西的一条支路，形成了公路交通的枢纽。而且当时是美军陆战1师师部所在地，美军进驻之后还修建了一座简易机场，储存了大量补给物资，因此也是美军的补给基地。在下碣隅里的2个连不到400人，其余都是后方勤杂人员。可以说是美军在长津湖地区最薄弱的节点。

美军凭借强大的炮火和空中支援，顶住了志愿军第一晚的猛攻。之后美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立即从古土里组织了以美军陆战1团3营C连、第7师31团2营B连、陆战5团反坦克连坦克排、第1坦克营B连的2个坦克排以及英国海军陆战队第41特遣队，总共约1000人、29辆坦克组成一个支队，由英国海军陆战队第41特遣队长道格拉斯·德赫斯代尔中校统一指挥，称为德赫斯代尔支队，紧急驰援下碣隅里。志愿军深知这支援军对于能否攻占

电影《长津湖》上映以来，不断高企的除了票房数字，更有大众对于那一段历史的关注热情。

《血战长津湖》《决战朝鲜》《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等从中外不同视角记述长津湖战役的书籍重新进入读者的视野，阅读平台上的很多留言都写在电影上映之后；

在最能代表热点话题风向标的自媒体、公众号和视频、音频平台上，长津湖成为一个热词，不少相关文章的点击量都迅速达到了10万+，一条长津湖战役穿插尖刀连连讲述战场亲历的短视频，光点赞数就超过了10万；

“知乎”等鼓励网友“不懂就问”等网站，在影片上映之后，迅速成为与长津湖相关的各种问题的集结地。有一些问题关注宏大的历史背景：真实的长津湖战役到底有多惨烈？“穿插七连”有没有原型？更多的问题发生于电影未及言说的部分和一闪而过的瞬间：为什么《长津湖》里没有出现朝鲜军民？为什么志愿军不等棉衣准备好就出发？

大众的考据热情，首先来自影片题材的陌生感与新鲜感。长津湖之战堪称抗美援朝战争的拐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惨烈程度更是超出双方参战人员的想象，武器和技术的较量，最终演变成双方意志力的殊死抗争，成为“钢少气多战胜钢多气少”的经典战例。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对于这场战役，过去在影视作品中很少表现，因此相比于因为一部《上甘岭》而深入人心的上甘岭战役，民间对长津湖战役远远没有形成固定认知，以至于很多人知道大名鼎鼎的杨根思，却不知道他就是牺牲于长津湖战役。

由此可以看出，历史需要不断的回访，但是这种回访不会自动发生，而是需要一定的激发，好的影视作品正是为大众认知历史提供了重要契机。《长津湖》上映以来，能够不断刷新票房纪录，很大原因就在于创作者在叙事策略、工业水准和影像呈现上，最大限度地使用了与当代观众审美趋向相契合的手段，发挥了通俗文艺接近大众的功能，在激发大众普遍性情感共鸣的同时，更引发了大众普遍性的知识渴求。

正是在大量自发的考据过程中，越来越多关于长津湖战役的细节被挖掘出来。比如，尽管影片中的上海老兵梅生是虚构的，但长津湖战役中有一支与上海有着深厚渊源的部队是真的；尽管影片中美军向冰雕连敬礼的历史真实性存疑，但冰雕连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影片中有一个情节：史密斯坐着直升机巡视战场，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网友在《决战朝鲜》一书中发现正好有一段与此形成呼应：史密斯错了，十万余来自中国江南水乡的将士忍受着非人的痛苦，每天靠几个冻得石头一样的土豆充饥，脚踏一层薄薄胶鞋，身穿一层空空的棉袄——许多人甚至是身着夏季单衣。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士靠着坚强的信念和无比的意志，在零下四十五摄氏度的雪原中，冻得和雪一样白的双手紧紧握住手中的钢枪，随时准备给史密斯和巴尔致命一击！

当然，并不是所有关于历史细节的探求都能获得明确的答案并且获得广泛共识。比如影片中出现的机枪打飞机、志愿军用英语骗过了美军、丢个手榴弹就能把坦克炸了等等，很多人质疑这些情节的真实性，但也有人找到史料对此做出证明。对于这样一种现象，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电视剧《跨过鸭绿江》的编剧之一王乙涵的观点是：虽然暂时谁也不能说服谁，但考据和辩论能够拓展影视作品的欣赏维度，也让相关历史被更多人关注。

借助《长津湖》这样具有广泛传播度和影响力的电影，那些几乎被时间湮灭的历史细节被重新打捞，在全民性的探寻中重新闪耀光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隔着半个多世纪回望那一段历史，人们除了仍然津津乐道于这一场奇迹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更因为受到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感召而热泪盈眶。历史就这样再度成为铸进亿万人民心中的记忆，并且转化成对民族认同和国家发展而言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每一代人都需要属于自己的战争电影。

优秀的战争电影，是让历史的细节重新闪耀

灵犀

下碣隅里意义重大，因此20军军长张翼翔亲自指挥60师178团和179团在古土里和下碣隅里之间设下了埋伏，张翼翔精心选择的地点非常适合伏击，这段公路西侧紧挨着一道并不很深的水沟，然后是一片300米宽的水田，水田以西则是长津江。而公路东侧则是一道深沟，虽然没有水，却很深，成为阻击阵地天然的屏障，深沟以东是一片足有150米宽的开阔地，正是发挥火力的理想之地……这段如梦似幻的道路后来就被美军称为“地狱峡谷”。

在翟俊之子翟敏放的《能攻善守的志愿军60师178团》一文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这场战斗：（11月）28日清晨，美军发现长津公路被切断，马上组织反击。近千美军在20多架飞机、8辆坦克配合下，向60师178团阵地猛烈进攻，战斗一直打到黄昏。就在这个时候，美军已经被我九兵团分割在柳潭里、新兴里、下碣隅里、古土里一线。29日下午，堡后庄，真里里敌军援兵与驻古土里美军陆战1师一部分配合，集中坦克营、炮兵营及通讯营一部、美7师32团部分和英军突击大队，乘坐坦克和汽车百辆，在飞机掩护下，向下碣隅里增援。在我178团和179团的合力阻击下，敌人被击退。

抵挡住敌人的进攻后，公路东侧台地和山地上的志愿军在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下，呐喊着冲向公路，将滞留在公路上的美军军械切成数段，美英军士兵们三五成堆地依托车辆、公路边的水沟以及废弃铁路的路基本地进行抵抗。随着战斗的发展，一些零星小股的美军士兵逐渐被志愿军消灭，其余的士兵聚集四个较大的集群负隅顽抗。从北到南依次是查伊杰斯达中校和第10军司令部助理作战参谋兼陆战1师（与第10军）联络官约翰·麦克劳林少校指挥的约130人、陆战31团B连的2个排和少数陆战队员约40人、卡普拉罗上尉指挥的16人和汉尼·希利少校指挥的10余人。

志愿军179团团长张季伦派出军官使由1名被俘的美国人中士带路，要求美英军立即投降，麦克劳林企图借谈判拖延时间，拖到天亮后在空中掩护突围。一个小时后，志愿军识破了麦克劳林的伎俩，随即开始攻击，此时麦克劳林的部下手榴弹几乎全部用完，子弹也所剩无几，麦克劳林见大势已去，只得投降。麦克劳林及其手下全部被俘，连同零星被俘的共237人，其中美英军182人、韩国人53人，这也是长津湖战役中一次俘虏美军最多的战斗。

在178团和179团的伏击下，总人数约1000人的德赫斯代尔支队只有400人到达下碣隅里，200人折返退回古土里，还有400人伤亡或被俘。由于志愿军缺乏反坦克武器，面对美军坦克（17辆在队列最前头，12辆在最后）的集群冲击，确实是很难阻止，但还是给德赫斯代尔支队以沉重打击。

但在艰苦环境和强敌面前，我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翟俊曾回忆：经过十几天激烈战斗，我军牺牲、负伤和冻伤的人员非常多，178团能够作战的人员仅有5个连。部队缺少弹药、食物、棉装和医药，后勤补充极其困难。指战员们带的饼干、炒米和炒黄豆已经吃完，只能像《长津湖》中所展现的那样啃土豆吃冰雪。

时至今日，另一位20军的上海籍老战士沈政提到长津湖之战，依然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慨。“在长津湖，我和部队的战友们在油田里被美军的四架飞机发现了。为了躲避飞机扫射，情急之下就向路边山谷下一滚，一直滚到山脚下的小水沟。”沈老说自己还算幸运，如果当晚下雪的话，自己很可能就被冻死了，“因为连日行军十分疲劳，我就在小水沟里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双脚已经被冻在水沟里了，赶紧叫公路上的人下来，用工兵锹砸开冰块，这才脱困，但双脚已经被冻伤了。”

（作者为军事评论员）